

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婚姻研究

王菲(南京师范大学, 江苏 南京 210097)

【摘要】是否听见敲在青石路板上的零碎高跟鞋声?也曾目睹过她盛放在夜上海旖旎旗袍上的玫瑰?或者闻到她们曾为你点上茉莉花香片的清苦余味,在旧上海浮华的夜空之下,向世人诉说一季繁华,一生凄凉。在张爱玲的作品中都曾出现过怎样的女人和她们的淡淡人生。本文将对张爱玲笔下的“作女”做个简单探索。

【关键词】张爱玲;女性;婚姻;群体

众所周知,在张爱玲的小说中,寄予关注最多的是女性。她作品中的女性真实,细腻,而女性形象几乎没有完美的,她们的生活可以说是一份份失败血泪史的记录,“作女们”都有着不同人性弱点和相同的人生缺憾。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坛上最富传奇色彩的女作家。她将笔锋倾斜于刻画女性的深层心理,描绘出了处于千年的传统理念压抑下的女性状态。

一、“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最荒凉的句子”道出笔下女人的悲凉结局

张爱玲说,“因为牵手之后必然是永久的放手。”张笔下的每一个女子在初始时都有异常美丽的翅膀,同时也具有一个深入骨髓的伤口,只流血,不结痂,就像用一把迟钝的小刀每天在人的心上割那么几下,伤口总是不愈合。在她的作品中给予女性的这双翅膀是空想,迟早会被废掉。女主人公在青春时期被这一切划下了浓重的一笔,奢华、热烈,却无法掩埋失掉翅膀的钻心刻骨的痛感。每个女性到最后都等于失掉自我,失掉生活的希望,爱也随之一并失掉。在生命的这场戏中,她们为自己唱着挽歌,退场。虽然不完美,却教会人如何坚强。

张笔下的女性,出身于衰落的封建家庭,接受新式的教育,享受新式的生活,头脑里却依旧受到旧传统的压制,无法从心理跟上时代的脚步;家庭的没落,金钱的受限,生存的危机感最终使得她们走上“待价而沽”之路,充当“结婚员”,她们的生存方式相同,感慨繁华过后,同时也寻找金钱的依靠。

二、婚姻与其笔下女人群体之间的关系

我们探讨张爱玲笔下女性的婚姻,可具体分析她笔下的女群体。

1、为结婚而结婚的女人

期望“通过婚姻来获得一张长期饭票”,是这类结婚狂的终极目标,多数是家道中落,但是锦衣玉食的日子中长大,受过新式教育,可悲的是,她们的思想依旧是男性中心文化传统,养成了女性可悲的从属于男性的心理。她们受过有着良好的教育,却不去工作自给自足的生活。如《沉香屑·第一炉香》中的葛薇龙们都为了寻找一张长期饭票而奔忙。学跳舞、学交际、学穿着打扮是顶重要的。美貌是结婚对象好坏的基础,是待价而沽的砝码,学识只是一种生存技巧。婚姻是人生的一个阶段,另一种寄生于男性身上的手段。她们心里承认男权,男性给予的爱是她们的生命的核心,她们的结局注定是悲剧。如张爱玲所言:“电车上的女人使我悲怆。女人……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,念的是男人,怨的是男人,永远永远。”

2、平淡婚姻中拼命抓钱的妇人们

这群女人成功地结婚了,她们按照家庭所规定的标准找到

了生活的依靠,无真爱的婚姻使她们的生活平淡无奇,婚后的日子成了她们苍白的婚前生活的翻版。比如《花凋》中的郑夫人,一心把握家里的财政大权。张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一幅旧中国洋场没落生活的真实图景。女人们会懊悔,她们所嫁的人多是遗老遗少之后,与她们一样,思想迂腐固执,滞留在时代之后。韶华已逝的妇人们,因为嫁了这群人,婚后的生活充满的遗憾与缺失是注定的,她们只能口头表示自己的不满,内心依然以丈夫为天,因为她们最明白经济不独立的苦楚,更没有勇气脱离封建家庭,因此,她们只能牢牢地抓住钱。

3、红颜渐老又欲再嫁的少妇们

这些少妇,永远挣不开枷锁,就是以男性为支柱的潜意识。她们再嫁,仍生活在男性阴影里。第一场婚姻失败,却不总结原因,而是想借助第二场婚姻来救赎自己。她们没有想到,一贯依附男性的想法会延续,她们的第二场婚姻依旧是以失败告终。《倾城之恋》中白流苏因丈夫的外遇毅然地选择了离婚,貌似她是一个有反抗精神的新女性。其后情节可看出,她离婚不是追求平等独立,而是为了自尊心。这说明白流苏并未觉醒,只是抛弃了旧式的婚姻,后来,白流苏积极地与外界交往,是为了重获婚姻的同时获取更加富足的生活。为了经济上的成全,流苏甘心作范柳原的情人,幸亏一场变故,成全了她与范柳原。

4、形单影只又没落淫荡的寡妇们

这些女性,结婚的唯一目的是为了钱,当她们在成为阔人家的太太之后,就专心等待遗产。《金锁记》中的曹七巧就是典型例证,死了丈夫,得了钱财失了青春,为了找回曾失去的青春,恋着觊觎她钱财的小叔子,这类女性的心理、性格开始扭曲放纵。

三、结语

张爱玲说过:“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。”而她笔下的女性人物,也因为身处乱世情感就更加的不平静、不完美、婚姻自然就更加不能善始善终,因家庭的变故、封建礼教的压力、道德的束缚,其感情生活往往以悲剧收场。可以说,张爱玲小说中的一系列女性都揭露出没落时代的女性心理诟病。

【参考文献】

- [1] 叶枫. 浅谈《藻海无边》与《简·爱》中不同的女权主义思想[J]. 新西部(下半月), 2010,(02).
- [2] 蒋茜,徐荣峰. 简论约翰·伯格小说G中的流亡现象[J]. 浙江科技学院学报, 2010,(01).
- [3] 赵莉,李娜. 健全人格下的女性光辉[J]. 赤峰学院学报(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), 2010,(02).

了王生,佩蓉可以做到变成众人所弃的“妖”,从人到妖,背后支撑的是深厚的情意。

在电影中,通过人物之间的纠葛把现代题材之一——三角恋充分展现出来了。我们可以看出来,比起原作,电影更重视的是情感的纠结和归宿问题。关于爱,这三个主角分别做出了自己的理解和选择。忽略礼教而注重情爱,这正是现代意义的集中体现。

通过以上的比较,我们可以感受到《聊斋》这一传统文学

身上所具有的独特魅力,吸引着我们对它进行者不断地解读和再造。对比汪曾祺的《聊斋新义》和电影《画皮》,我们可以看出,这里淡化的是情节和道德评价,而强化的是对人物心理的重视,是对于情与爱这个命题的深入关注。

【参考文献】

- [1] 蒲松龄. 聊斋志异[M]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79.
- [2] 汪曾祺. 汪曾祺全集[M]. 北京: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 1998.

(上接016页)